

五里墩子村“大刀会”活动记实

孟广安 吴洪俊

1928年春天，军阀张宗昌沿津浦路向北窜逃，其所属的刘志陆、方永昌、顾震等部则退据胶东，各霸一方。1928年4月至5月间，他们在平度南乡、胶州北乡、掖县、即墨大沽河两岸等地区，你来我往，相互残杀，各方兵士死伤惨重。村边路旁、田间沟塘，残肢腐尸，横七竖八，到处是阴森恐怖的惨状。战乱使这一带村庄的百姓深受匪兵勒索敲诈、烧杀抢劫之害，不少人流离失所，四处逃亡，无家可归，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为了防止兵害匪祸，保家卫园，人们都在奔走求生。“大刀会”组织便在这一带产生了，而且发展迅猛。这时北王珠镇五里墩子村在隋安祥、刘思德的组织下，成立了“大刀会”。他们带领会员修复、加固圩墙，并在圩墙上架设大生铁炮和“两人抬”（一种长筒土枪）。“大刀会”会首散布谣言，愚弄人心。入会者每人用发给的一红一黄两个布袋，各装着朱砂画好的2道符，用来上阵打仗。据说打仗时口念咒语，喝了朱砂符可刀枪不入，除灾避祸等等。

五里墩子村“大刀会”的坛部设在村东大街北面的隋家祠堂，大门口两旁悬挂青、黄两杆大旗，还有横幅“大刀会”

三个大字。大门外有会员日夜轮流站岗放哨。会首隋安祥和刘思德及请来的两名师傅朱光元、王述迁在坛部里共定“ 大计 ” 他们制造假相 刀砍胳膊留下白痕印 步枪偏打不进枪子(子弹) 另外还宣扬一人入会保佑全家平安 免一切灾难的谎言。“ 大刀会 ” 的口号是“ 打官军(指打顾震兵) 保家园、抗捐税。” 就这样仍旧有不少人信以为真 自愿入会者日增，在短时间内五里墩子村就发展会员六七十人。凡是入会者每人发一把大刀或匕首和一支红缨枪等兵器。每到上阵时会员都要念咒语，咒语是：黄老爷，传仙法，四大金刚，十二罗汉 山神土地 金尊分子(意即神以金身挡护 分离开射来的子弹) 灵灵在上 金尊仙灵。还念止血咒 咒语是 东方日出一点油，手执金钻到奇洲，一一饮饮长江水，止住鲜血永不流。这些谎言实属自欺欺人。然而，当时由于广大民众深受战祸匪乱之苦，走投无路，幻想神力无边而着魔者众多。

同年农历腊月初，顾震部士兵要到各村催粮捐钱。由于事先了解好了他们的活动，“ 大刀会 ” 首领隋安祥、刘思德组织起本会会众及联合附近的会众 200 余人到西岭前、赵家营村后集结，拂晓前在岭沟埋伏好。顾震部匪兵百余人，从宋家屯出发向东一带村庄催粮捐钱，从此路经过。“ 大刀会 ” 突然发起一阵猛攻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，打死匪兵 8 人 打伤 10 余人 缴获步枪 3 支，战利物品一宗。经过这场战斗 大伤了匪兵的锐气 大长了“ 大刀会 ” 的威风 匪兵败退宋家屯大本营，“ 大刀会 ” 也胜利回归五里墩子村。

事过几日，顾震部派人送了个纸条，要几千元大洋。会

首隋安祥、刘思德回信说 不仅本村不交(银元)凡胶平路以东村庄(指五里墩子邻村)都不准交。又住了几日 顾震部又派人来说,对抗不交就发兵踏平五里墩子村,杀他个鸡犬不留。会首隋安祥、刘思德与会众议定 坚决不交 并做好了应敌准备。于是加固圩墙,向马店及韩家村借来大生铁土炮 2 门,炬子炮几门和部分土枪,做好了一切战斗的准备。

腊月二十日早饭后,顾震部步兵骑兵 400 余人 开到五里墩子村,把整个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匪兵的几门大炮安在南岭岭顶,开始了炮击,放了一排炮弹后,步兵开始向村内进攻。“大刀会”在隋安祥和刘思德的指挥下英勇抗击。村南门是匪兵的主攻方向,“大刀会”摆下 2 门大炮,两边设有 2 门炬子炮,与匪兵对阵对打。百余名会众迫使全村的青壮年拿起大刀长矛,顺手的农具,都上了圩墙助阵,并在街头巷尾设下严密的岗哨。主攻村南边的匪兵发起猛攻时被“大刀会”的几排土炮打退 损伤惨重 这时匪兵又改变战术 从侧面进攻。东北面有围墙缺口,是吴茂才的院墙,当匪兵爬上墙顶时,被吴茂才之妻用小锄砍下了 4 个手指。

战斗在激烈地进行。土枪、土炮声响成一片,喊杀声震天动地 从上午 8 时一直到下午 5 时。经过一天的激战,匪兵未能攻下,天黑时匪兵败退回大本营宋家屯。这场战斗,匪兵伤亡 30 多人,大刀会员 7 人死亡,10 余人受伤。

当天夜间,二会首刘思德当了奸细,向顾震部匪兵求和 并泄露了“大刀会”作战计划。第二天拂晓 匪兵重整队伍再次包抄五里墩子村,他们在拂晓前就把村子包围起来了。匪兵便先架炮向村里轰炸,村外人喊马嘶,炮声连天。

“大刀会”毫无防备，村民从睡梦中惊醒，人们向四下观望，见村外是人山人海，村内惊恐万分。村东北角有个缺口，大家顺着缺口的圩墙爬出，向大赵家、尹家庄方向逃去。匪兵乘机杀进村去，烧杀抢掠，瞬间村里浓烟四起，火光冲天，几十间房屋被烧毁，大量物资和牲口被抢走。此后，五里墩子村被遭塌得破烂不堪，一片狼藉。人们在外逃荒要饭、谋求生机，很多人家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

从此以后，“大刀会”自行解散，会首隋安祥、刘思德隐居埋名。大师傅朱光元回朱家庄，王述千也回胶南小珠山做道士去了。

（北王珠镇文史组供稿）

（本文作者孟广安系胶州市北王珠镇退休干部，吴洪俊系北王珠镇退休教师）

我记忆中的麦丘伏击战

胡全武 口述 杨复汉 整理

我叫胡全武（参军名字胡金城），胶州市胶北镇水牛村人。1943 年入伍参加抗日，1944 年入党，1952 年退伍还乡。1945 年 3 月，我有幸参加了发生在麦丘对日伪军的一次战斗。这次战斗，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。现把我的所见所闻记述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
1945 年，我在胶高独立营任便衣班班长，本班 10 名战士。1945 年 3 月，黄副营长和朱参谋长带领武装部队转战于胶（胶县）高（高密）平（平度）三县边界地区，进行武装抗日，开辟抗日根据地。有一天，部队驻扎在干沟店子村，该村距平度南村据点较近。早饭后，南村日伪军出来抢粮、杀人、放火。在拂晓前，营长命令变衣班对南村日伪军的活动进行侦察了解。接受命令后，变衣班以 2 个人为 1 组，四面侦查。我和小韩是一组，走出五六里地，发现有不少赶集群众慌慌张张往回走，经打听才知是南村的日伪军出来了，我们两人继续向前侦查，又碰到一些看见日伪军的赶集群众，我们问他们日本兵有多少？伪军有多少？群众说大概有十几个鬼子和六七十个伪军。我和小韩没有了解到确切情况，

继续侦查。距敌不到 2 里时，在路两边的道沟里，我们发现日伪军在快速向前。虽离我们较远，但基本能分清鬼子和伪军的数量（因为鬼子戴钢盔），鬼子有 12 人，伪军有 60 多人，但武器看不清。时间紧迫，我俩回身向部队驻防地快速行进，很快离开敌人的有效射程，然后向敌人每人摔出了一颗手榴弹。手榴弹爆炸后，一是可以预报驻防部队做好战斗准备，二是警告敌人不能继续前进，三是告诉群众远离战斗地区。我们跑回后，马上把侦察情况向营长作了汇报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

我和小韩跑到部队驻防地时，黄副营长已经集合了部队待命出发了。我们把情况汇报后，黄副营长命令一连从敌人的左方跑步前进，争取在敌后打响。二连从敌人右方跑步冲到敌后，左右包抄截断敌人退路。最后黄副营长命我和小韩赶在一连前头，侦查敌人的武器装备和敌人的增援情况。

敌人因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，也就停止了前进，并就地占有地形。一连包抄敌人时被敌人发现，开始交了火。这时二连的包抄也没达到预定地点，也和敌人开火了，但这时的战斗形势，左右是我军的一连和二连，中间是敌人，基本上形成左中右一条直线。在三方猛烈交火后，一连战士发现一部分伪军带着 1 挺轻机枪向后逃跑了，敌人的伪军阵线基本乱了，一连趁机发起猛攻，在很短时间内，伪军缴械投降，被俘毙伪军 41 名，其中有中队长 1 名。二连交火后发现敌人有 1 挺重机枪，1 门小炮（掷弹筒）其余的步枪都是盖子弹，很清楚这是一股日本鬼子（战后知道交火前日军和伪军

分开作战)，并且敌人占据了一片有利地形——一个“干小湾”四面可以发挥火力，因此二连进展较慢。一连击溃伪军后，乘胜猛攻日军，和二连合击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。日军虽然被包围，但他们占据的地形有利，武器装备精良，射击技术又好，因而形成了日军跑不了、我军也暂时攻不下的相持局面。从交火的 8 时多钟，到双方相持阶段已近中午了。首长分析了这种形势，若强攻牺牲代价太高，若围困到黑天，突攻取胜，时间就会拖得太长。如果敌人增援，我们就要分散力量。经再三商量，最后决定：请胶东司令部支援。

分析情况后，黄副营长写信，派便衣班毕祥山（原名毕忠恕）骑自行车去胶东司令部请求火速支援（距离约 20 多里）。第一次司令部说不能来，黄副营长又写第二封信，让毕祥山马上回去，但回信说还是有种种原因来不了。黄副营长见司令部不来支援，非常恼火，又立即写了第三封信，大意是：来支援就能取胜，消灭这部分日寇；不支援就有被他们逃走的可能。幸好，第三封信还是批准来支援，并随信派来了一个连，火速进入麦丘村。

增援部队一到，司令部派来的连长调查了当时的情况，察看了地理环境，做了战前动员，选拔了 30 人的突击队。突击队员除了使用常规武器外，每人最少带 4 颗手榴弹。因为日寇被围在麦丘村东南方向的小干湾内，离村有一段开阔地带，在村与小干湾之间还有几间农民空闲住房，突击队员可隐蔽前进，借闲房及有利地形，缩短突击距离。

这时，太阳已落，天也黑下来了，突击队员准备就绪。当突击队员行进到闲房与小干湾之间的开阔地段时，突击开

始，二连枪声大作，同时突击队员一律就地迅速滚进突击队员在攻击前，通知对面方向的二连加强配合，开枪猛烈扫射，以吸引敌人的火力。当突击队员滚到能把手榴弹扔到小干湾内时，突击队长一声令下，队员们一齐摔出手榴弹。手榴弹的爆炸声如天崩地裂，浓烟滚滚。爆炸结束后，突击队员冲向小于湾猛烈扫射，爆炸的浓烟加上天黑，根本什么也看不见了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战斗便结束了。

当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，可谓伸手不见五指，打扫战场时只能用手摸，摸到死的不管，摸到活的就擒上来。经彻底清点，这次战斗，共毙俘日军 11 人，缴获机枪 1 挺，小炮（掷弹筒）1 门，步枪 48 支，子弹 800 余发，其它军用物资等一宗。我军在此次战斗中亦有伤亡。这是日军在胶州境内骚扰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。

（胶北镇文史组供稿）

（本文作者胡全武系胶北镇水牛村村民，杨复汉系胶北镇中心小学退休教师）

忆温化乡基干民兵连

高本义 口述 邱耀才 整理

我是胶东镇小姜戈庄人，1948年参加革命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任村自卫团长（后改为民兵队长），原胶高县丰隆区温化乡联防中队长、温化乡基干民兵连连长。解放前后，带领民兵队员打还乡团、斗地主恶霸、查土匪歹徒、护铁路机场……为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、为保一方平安弃家舍业，出生入死，在胶济铁路沿线和大沽河沿岸的一些活动至今记忆犹新。

—

1947年我24岁，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。在此之前，我确实还没有参加革命的想法。尽管家里很穷，但当时觉得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家，能过上平平稳稳的日子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，平稳的日子难平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国民党的飞机就飞过来了，大炮就打过来了，被共产党打跑了的土匪恶霸也不知什么时候就窜回来，日日夜夜炮声隆隆，枪声不断，老百姓天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，都不知道什么

时候会脑袋搬家。这一切，都恨得我咬牙切齿。

激起我义愤并让我下决心投身革命的起因有这么几件事情：

第一件是 1947 年过年以后，在我村西北坡发生了一场战斗，由于力量悬殊，八路军独立营伤亡惨重，被国民党打死打伤各 30 多人。听说之后，我就想，八路军战士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，他们能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而勇敢地扛起枪打国民党、打还乡团，我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为什么就不能呢？何况，即使不上战场、整日呆在家里也不能保准就是平安！

第二件事是 1947 年 2 月发生在村前鼓鼓头庙的一仗，更使我鼓足了参加革命的勇气。八路军总结了上次战役的经验教训，加强了兵力和武器装备，一阵激战就把国民党驻军的一排交通警打得落花流水、不得不狼狈逃往营海方向，逃跑时把轻机枪、重机枪都丢弃了。我军乘胜追击，一直追到周家滩（现云溪街道办事处）方停（因县城有国民党兵驻守不能继续追击），第二天国民党在炮火的掩护下又从蓝村方向调来了一个纵队，但因我军早有防备，其报复阴谋未能得逞。

第三件事是还乡团的霸道和凶狠。1946 年 3 月，国民党兵逃离县城后，我党组织向我村派来了工作组，组长是一名姓姜的同志，由于他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大家都叫他姜同志而不知他的真实名字。在他的组织下，由我村翻身主任袁文海牵头，把逃跑地主袁子正（姜黎川的姨夫）的土地、粮食全部分给了农民。尽管这些粮食本来是农民凑给他的，但

是分粮分田时还是由村先生记明了各家各户分到的数量。为此，国民党和袁子正多次组织还乡团反扑，对我村进行骚扰。第一次，他们抓住我村村民高振合带路，夜间窜至我村，被我方打跑；第二次又来反扑时，被正在执勤的民兵袁永义发现，他大喝一声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接着放响了土炮，又把还乡团吓跑了。事后我们才知道，还乡团反扑的目的是要回村杀害与他们“作对”的村民，其中包括袁文海、郭振志及高洪义的母亲、袁金敬的母亲等。麦收后，由于驻我村的八路军大部转移，袁子正为首的还乡团反攻回村，在枪刀的威逼下，分到粮食和土地的村民又不得不如数归还，而且还超额归还。如分到 50 斤地瓜干的，必须还给他 55 斤小麦。更可恨的是，袁文海的妻子被他们抓去痛打了一顿之后失踪，究竟是被他们杀害了还是自尽了，至今无人知晓。

这几件事使我在家里再也坐不住了！

二

1948 年春节过后，我说服了家人，和村民赵振早一道，找到了时任大姜戈庄、小姜戈庄的联合村长孙明山提出了参加革命的请求。随即担任了村自卫团长（后改为民兵队长）组织了由 20 多人参加的自卫团，从此开始了与国民党和还乡团的斡旋和斗争。那时候，我们的装备很落后，全村只有 3 支枪，虽然我自己有一支，但都是本地造土枪，打仗时，只能放一下子，再放就得用石头砸，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，很是急人。加上那时候既没有自行车，也没有电话，全乡

统一行动时，就靠两声枪响为号。只要听到两声枪响在哪个方向，我们便马上组织民兵朝那个方向赶去参加战斗。由于枪支少且落后，晚上巡逻时只有靠几枚手雷。记得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和民兵刘玉光正在村西南的坟地里执勤，突然发现几个还乡团偷偷袭来，怕放枪打不走他们，我和刘玉光每人扔出一颗手雷。由于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人数多少，不敢冒昧进攻，很快就在火光中逃窜了。

那时候，充实武器装备是我们每个民兵队员的共同愿望，但是一直没得到机会。麦收还没开始的时候，乡里成立了联防中队，任命我为中队长。由于我一直要求换枪，有一天，乡武装部的会计张宝科找到我，给了我 1 支三八大盖、30 发子弹和 3 枚手雷，我高兴得直蹦。他告诉我说：“今晚我们搞个单独行动，去向他们要枪。”我问：“向谁要？”他说：“过河去，找伪村长要。”那时候，大沽河对面是国民党驻守，姜黎川部就设在崂山县隐岛里，其正规番号是“6585”，周围百姓人人皆知。要到伪村长处弄枪，必须经南庄，越河进入营海和崂山地盘，其危险程度显而易见。我问：“就咱俩能行吗？”他说：“人少目标小，走吧。”就这样，我背上枪，把子弹和手雷捆在腰上，披上蓑衣盖住，开始了独探虎穴的行动。

那天很热，还没黑天我们就到了南庄，由于口渴，我想起了南庄的亲戚二表叔，想到那里落落脚，喝口水，也好挨到天黑。到了表叔家，表叔不在，只有表妹在家，我没说是亲戚，只说是共产党、八路军，但由于表妹不认识我，不相信我，可能认为我们是匪兵，丢下门就跑了出去。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我不责怪表妹，就自己找水喝了起来。

傍晚,我们到了小麻湾渡口,老远就看到有人在打火吸烟(那时候没有火柴、火机的人都用火镰、火石取火)。张宝科叫了一声“老乡”,摆渡的不但没吭声,还把烟掐灭了。张叫我打枪,我便朝天放了一枪随后,听张装出恶狠狠的样子骂了一句,然后大声喝道:“老子是 6585 的,你敢不从就打死你!”我担心枪声引来国民党,便上了子弹,上了顶门,把手雷也揭开了盖。那摆渡的一听是“6585”可能害怕了,乖乖地放开纤绳把我们送过了河。

我们悄悄地到了大、小荒,但不知去哪个村,也不知谁是伪村长,我俩一商量,决定找个带路的。走近一个住在村外的农户,我们停下来。张宝科朝我示意了一下。我放下枪,搭肩把他顶上了墙顶。只听他轻轻喊了一声:“老乡 敞开门送送路。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:“俺男人不在家 去找别人吧。”这时 张猛地跳下去,一脚把门踹开 骂了一句:“他妈的 是不是通八路”就冲进了屋。油灯光里,张看到一个男人光着身子躲在桌子底下。张用枪把他指出来,那人只好穿上衣服当了我们的向导。

这个男人从村前(每村村后都有守兵放哨)把我们领到了王连庄(崂山县)伪村长 至今我也不知姓名 家门前。张轻声对这个男人交代了一句:“不准告诉别人,否则就毙了你!”

伪村长家的院墙很低,抬腿就可以跨进去。带路的人走后 周围传来了狗叫声。张悄悄告诉我说:“我进去 你外面放哨 不要轻易开枪。”张进去叫了一阵门 不敞 便一脚把门踹开冲了进去。女人和三个孩子在屋里,都说伪村长外

出多日了。见来人不善，女人和孩子一齐哭了起来。张又厉声喝道：“不许哭，老老实实地把枪交出来！”女人哭淋淋地说家里实在没有枪，最后从天棚里取出了 60 发子弹……

这次行动虽然收获不理想，但我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锻炼！

三

那个时候，民兵们的思想觉悟很高，只要是共产党号召的事情，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指到哪里，冲到哪里，从来不讲价钱，不打折扣。但是应该承认，由于缺乏正规化训练，大家的技术水平较低，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。因此，除乡里的统一行动外，我们特别注重了各民兵队的常规训练。每天的作息安排是：早饭前集中训练 2 个小时，饭后各自回家干活，晚饭后再训练 2 个小时。夜间便执行巡逻放哨任务。平日以村为单位进行，每隔 7 天至 15 天，实行全乡统一会操。

在训练中，我们从集合、跑步、卧倒、匍匐前进等基础技能开始，直到打靶、防空演练等，凡军队要求的，我们都一项不漏。有时自行训练，有时请武装部或军人指导，从 1949 年冬季开始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无论是刮风下雨，除有特殊任务外，始终坚持每天训练。在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物的同时，我们专门培起一批土堆，作为掩体练习打靶。通过训练，我们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。尽管民兵们居住分散，但按时间要求，每次集合时间都不超过 10 分钟。仅此一点，已与正规部队别无二致。由此，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

肯定和高度评价。我们民兵中队连续荣获乡、县和华东军区三面锦旗。1953 年，民兵中队改为基干民兵连，我又出任连长。为了推广我们的经验，那年夏天，华东军区司令部民兵科的首长专程来我们乡视察总结，给了我们崇高的荣誉。我们全体民兵队员个个精神振奋，欢欣鼓舞，士气倍增。

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尽管我们不是正规部队，但也担负着保卫人民、保卫家乡的任务。那时，我们的装备已大大增加，拥有 36 支枪，150 多枚手雷，子弹也可满足需要。按照当时区里的分工，我们丰隆乡 9 个村（大姜戈庄、小姜戈庄、温家庄、朱家庄、高家庄、化家庄、管家庄、石家庄、朱家屯）负责着 10 华里胶济铁路和后来修建的飞机场的保卫任务。无论农活多累、训练多苦，每天晚上都要站岗放哨、流动巡逻，发现情况随时处置。凡是要过铁路的人统统盘查，可疑分子立即抓获。

1949 年冬天，我们接到了宋家营至石河段的夜间守候任务。根据当时的规定，凡是河东国民党控制区过来的人，不法分子一律击退，生意人带过来的东西，不管是食盐还是其它物品，一律没收，然后统一交马店管理局处理。那是一个很冷的夜晚，我们的队员大部分只穿 1 件空棉袄，全部趴在铁路边路沟里一字排开。约摸 9 时左右，借着月色，我突然发现有两个人向这边走来，鬼鬼祟祟，探头探脑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。还未等来人靠近，我就朝天放了一枪，只听来人高喊一声：“有民兵，快跑！”从那跑动的声音可以听出，来人后面还有好多人尾随。原来，那 2 个人是先来打细探路的。敌人跑了，我们却原地不动，直趴了一宿。由于天

太冷，我们的手冻疼了，脸冻木了，牙齿打颤的“咯咯”声随时可以听见。即使这样，大家都默不作声，无怨无悔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们照例原地趴伏。又是 9 时左右，又有一个密探悄悄摸上来。这次，我吸取了昨天晚上的教训，轻声嘱咐大家不要吭气，到跟前再说。等那人丧失了警惕，快要到我身旁的时候，我猛地抬腿一绊，随即跃身将那人按在地上，小声说：“别叫，放声就打死你！”被突如其来的一绊，他哪能不叫？“哎吆”一声叫起来，结果后面还有 30 多人听到叫声，都撒腿便跑，我一跃而起，招呼着民兵队员向前冲去，并连放了 3 枪，来人听到枪声，丢下背袋逃跑了。原来，这都是为国民党卖盐换钱的。

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既要训练，还要执勤，又得干农活，有时难免发生矛盾。许多民兵因为睡眠太少，在干农活时往往要打盹犯困，有的干脆倒在地上睡起来。为此，不少民兵挨了家长的责骂。民兵纪维君直到现在提起来还说：“当年跟着你趴地沟，真叫俺爹骂了些。”

四

1949 年冬天，我们接到乡武装部的命令，说截获了一个重要情报：一个名叫“反共救国军”的反动组织最近要在韩信沟（现属胶东镇）一带活动，让我们白天严密监视，夜间实施搜捕。接到命令后，我们立即组织各民兵队长进行分析，商议对策，研究行动方案。最后，我们意见达成一致：白天不动声色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各自忙家务；晚上

再秘密进行逐村清查搜捕。为使清查面遍布各个角落，我们共组织了 100 多人参加行动。

第一天晚上 9 时整，我们首先对小官庄实施了包围。队伍分三部分，一部分在村外设埋伏圈，一部分负责看守进出村庄的人员，一部分挨家挨户进行搜查。事后我们给三部分人下的结论是：设埋伏的最苦，看守人的最累，搞搜查的最险。当时，我们的行动方案有明确要求：在村外设埋伏的队员，一律趴在地沟里，不准吸烟，不准咳嗽，想吸烟的必须等到天明，想咳嗽的吃口土也不准出声。因为天很冷，队员的衣服都比较单薄，趴一宿，几乎冻成了冰棍。我们把村外的场院当成了临时看守处，行动期间，无论是进村的还是出村的，一律送到这里看一宿。因为这些进出的人中什么样的都有，既有熟人，也有陌生人；既有听话的，也有脾气暴躁的，作为纪律，负责看守的队员必须始终靠上，寸步不离，无论是挨骂，还是有人求情，都必须死看死守，决不能让一个人离开。而负责搜查的既要挨家挨户查遍每个院落、每间房屋，又要查遍街巷的每堆草垛和沟沟坎坎，查不到罢罢，一旦有“反共救国军”成员，就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他们是在提着脑袋工作。就这样，我们连续行动了两个夜晚。分别对小官庄、朱家屯进行了集中搜捕，虽然没有查到一个“反共救国军”成员，但是我们磨练了意志，锻炼了队伍，大大提高了夜间执行任务的能力。事后听说是“反共救国军”得知了我们戒备森严，没敢伸张就逃之夭夭了。

即使这样，我们的警惕性始终没有放松，继续坚持了夜间查户口制度。那时，全乡共有 54 户“地、富、反、坏”，加卜